資治通鑑/卷08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八十九 晉紀十一

► 卷九十

起閼逢閹茂，盡柔兆困敦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89卷

【晉紀十一】 起閼逢閹茂，盡柔兆困敦，凡三年。

孝愍皇帝下建興二年（甲戌，公元三一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未，有如日隕於地；又有三日相承，出西方而東行。

丁丑，大赦。

有流星出牽牛，入紫微，光燭地，墜於平陽北，化為肉，長三十步，廣二十七步。漢主聰惡之，以問公卿。陳元達以為：「女寵太盛，亡國之征。」聰曰：「此陰陽之理，何關人事！」聰後劉氏賢明，聰所為不道，劉氏每規正之。己丑，劉氏卒，謚曰武宣。自是嬖寵競進，後宮無序矣。

聰置丞相等七公；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，各配兵二千，以諸子為之；又置左右司隸，各領戶二十餘萬，萬戶置一內史；單于左右輔，各主六夷十萬落，萬落置一都尉；左、右選曹尚書，並典選舉。自司隸以下六官，皆位亞僕射。以其子粲為丞相、領大將軍、

錄尚書事，進封晉王。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，汝陰王景為太師，王育為太傅，任顗為太保，馬景為大司徒，朱紀為大司空，中山王曜為大司馬。壬辰，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，石勒匿其勁卒、精甲，羸師虛府以示之，北面拜使者而受書。浚遺勒麈尾，勒陽不敢執，懸之於壁，朝夕拜之，曰：「我不得見王公，見其所賜，如見公也。」復遣董肇奉表於浚，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；亦修箋於棗嵩，求并州牧、廣平公。

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，子春曰：「幽州去歲大水，人不粒食，浚積粟百萬，不能賑贍，刑政苛酷，賦役殷煩，忠賢內離，夷狄外叛。人皆知其將亡，而浚意氣自若，曾無懼心，方更置立台閣，布列百官，自謂漢高、魏武不足比也。」勒撫幾笑曰：「王彭祖真可擒也。」浚使者還薊，具言「石勒形勢寡弱，款誠無二。」浚大悅，益驕怠，不復設備。

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，梁州人張魴等起兵逐楊難敵。難敵去，魴以其地歸成，於是漢嘉、涪陵、漢中之地皆為成有。成主雄以李鳳為梁州刺史，任回為寧州刺史，李恭為荊州刺史。

雄虛己好賢，隨才授任；命太傅驤養民於內，李鳳等招懷於外；刑政寬簡，獄無滯囚；興學校，置史官。其賦民，男丁歲谷三斛，女丁半之，疾病又半之。戶調絹不過數丈，綿數兩。事少役希，民多富實，新附者皆給復除。是時天下大亂，而蜀獨無事，年谷屢熟，乃至閭門不閉，路不拾遺。漢嘉夷王沖歸、朱提審炤、建寧爨彊皆歸之。巴郡嘗告急，雲有晉兵。雄曰：「吾常憂琅邪微弱，遂為石勒所滅，以為耿耿，不圖乃能舉兵，使人欣然。」然雄朝無儀器，爵位濫溢；吏無祿秩，取給於民；軍無部伍，號令不肅；此其所短也。

二月，壬寅，以張軌為太尉、涼州牧，封西平郡公；王浚為大司馬、都督幽、冀諸軍事；荀組為司空、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校尉，行留台事；劉琨為大將軍、都督并州諸軍事。朝廷以張軌老病，拜其子實為副刺史。

石勒纂嚴，將襲王浚，而猶豫未發。張賓曰：「夫襲人者，當出其不意。今軍嚴經日而不行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、烏桓為吾後患乎？」勒曰：「然。為之奈何？」賓曰：「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，將軍雖遠出，彼必不敢動，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。輕軍往返，不出二旬，藉使彼雖有心，比其謀議出師，吾已還矣。且劉琨、王浚，雖同名晉臣，實為仇敵。若修箋於琨，送質請和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，終不救浚而襲我也。用兵貴神速，勿後時也。」勒曰：「吾所未了，右候已了之，吾復何疑！」

遂以火宵行，至柏人，殺主簿游綸，以其兄統在范陽，恐洩軍謀故也。遣使奉箋送質於劉琨，自陳罪惡，請討浚以自效。琨大喜，移檄州郡，稱「己與猗盧方議討勒，勒走伏無地，求拔幽都以贖罪。今便當遣六修南襲平陽，除僭偽之逆類，降知死之逋羯。順天副民，翼奉皇家，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！」

三月，勒軍達易水，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，將勒兵拒之，游統禁之。浚將佐皆曰：「胡貪而無信，必有詭計，請擊之。」浚怒曰：「石公來，正欲奉戴我耳；敢言擊者斬！」眾不敢復言。浚設饗以待之。壬申，勒晨至薊，叱門者開門；猶疑有伏兵，先驅牛羊數千頭，聲言上禮，實欲塞諸街巷。浚始懼，或坐或起。勒既入城，縱兵大掠，浚左右請御之，浚猶不許。勒升其聽事，浚乃走出堂皇，勒眾執之。勒召浚妻，與之並坐，執浚立於前。浚罵曰：「胡奴調乃公，何凶逆如此！」勒曰：「公位冠元台，手握強兵，坐觀本朝傾覆，曾不救援，乃欲自尊為天子，非凶逆乎！又委任奸貪，殘虐百姓，賊害忠良，毒遍燕土，此誰之罪也！」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。浚自投於水，束而出之，斬於襄國市。

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，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，饋賂交錯；前尚書裴憲、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，勒召而讓之曰：「王浚暴虐，孤討而誅之，諸人皆來慶謝，二君獨與之同惡，將何以逃其戮乎！」對曰：「憲等世仕晉朝，荷其榮祿，浚雖凶粗，猶是晉之藩臣，故憲等從之，不敢有貳。明公苟不修德義，專事威刑，則憲等死自其分，又何逃乎！請就死。」不拜而出。勒召而謝之，待以客禮。綽，勖之孫也。勒數朱碩、棗嵩等以納賄亂政，為幽州患，責游統以不忠所事，皆斬之。籍浚將佐、親戚家貲，皆至巨萬，惟裴憲、荀綽止有書百餘帙，鹽米各十餘斛而已。勒曰：「吾不喜得幽州，喜得二子。」以憲為從事中郎，綽為參軍。分遣流民，各還鄉里。勒停薊二日，焚浚宮殿，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，戍薊，置守宰而還。孫緯遮擊之，勒僅而得免。

勒至襄國，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，漢以勒為大都督、督陝東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東單于，增封十二郡；勒固辭，受二郡而已。

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，會猗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勒，猗盧悉誅之，不果赴琨約。琨知石勒無降意，乃大懼，上表曰：「東北八州，勒滅其七；先朝所授，存者惟臣。勒據襄國，與臣隔山，朝發夕至，城塢駭懼，雖懷忠憤，力不從願耳！」

劉翰不欲從石勒，乃歸段匹磾，匹磾遂據薊城。王浚從事中郎陽裕，耽之兄子也，逃奔令支，依段疾陸眷。會稽朱左車、魯國孔纂、泰山胡母翼自薊逃奔昌黎，依慕容廆。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，廆以冀州人為冀陽郡，豫州人為成周郡，青州人為營丘郡，并州人為唐國郡。初，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，屯厭次。浚敗，續附於石勒，勒以續子乂為督護。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，謂續曰：「凡立大功，必杖大義。君，晉之忠臣，奈何從賊以自污乎！」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，續從之。其人皆曰：「今棄勒歸匹磾，其如乂何？」續泣曰：「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！」殺異議者數人。勒聞之，殺乂。續遣劉胤使江東，睿以胤為參軍，以續為平原太守。石勒遣兵圍續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，勒引去。

襄國大饑，谷二升直銀一斤，肉一斤直銀一兩。

杜蕤將王真襲陶侃於休障，侃奔灄中。周訪救侃，擊蕤兵，破之。

夏，五月，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，遺令：「文武將佐，務安百姓，上思報國，下以寧家。」己丑，軌薨；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實攝父位。

漢中山王曜、趙染寇長安。六月，曜屯渭汭，染屯新豐，索綝將兵出拒之。染有輕綝之色，長史魯徽曰：「晉之君臣，自知強弱不敵，將致死於我，不可輕也。」染曰：「以司馬模之強，吾取之如拉朽；索綝小豎，豈能污吾馬蹄、刀刃邪！」晨，帥輕騎數百逆之，曰：「要當獲綝而後食。」綝與戰於城西，染兵敗而歸，悔曰：「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，何面目見之！」先命斬徽。徽曰：「將軍愚愎以取敗，乃復忌前害勝，誅忠良以逞忿，猶有天地，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！」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左僕射、錄尚書，承製行事。

曜、染復與將軍殷凱帥眾數萬向長安，麴允逆戰於馮翊，允敗，收兵；夜，襲凱營，凱敗死。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於懷，列三屯圍之。默食盡，送妻子為質，請糴於曜；糴畢，復嬰城固守。曜怒，沉默妻子於河而攻之。默欲投李矩於新鄭，矩使其甥郭誦迎之。兵少，不敢進。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，道阻不通，還，過矩營，矩說肇，使擊漢兵。漢兵望見鮮卑，不戰而走，默遂帥眾歸矩。漢主聰召曜還屯蒲板。

秋，趙染攻北地，麴允拒之，染中弩而死。

石勒始命州郡閱實戶口，戶出帛二匹，谷二斛。

冬，十月，以張實為都督涼州諸軍事、涼州刺史、西平公。

十一月，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、大單于，總百揆。粲少有俊才，自為宰相，驕奢專恣，遠賢親佞，嚴刻愎諫，國人始惡之。

周勰以其父遺言，因吳人之怨，謀作亂；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，收合徒眾，以討王導、刁協，豪傑翕然附之，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。

孝愍皇帝下建興三年（乙亥，公元三一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琇，有眾數千，欲奉周札為主。札聞之，大驚，以告義興太守孔侃。勰知札意不同，不敢發。馥黨懼，攻馥，殺之；孫弼亦死。札子續亦聚眾應馥，左丞相睿議發兵討之。王導曰：「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，多發兵則根本空虛。續族弟黃門侍郎莛，忠果有謀，請獨使莛往，足以誅續。」睿從之。莛晝夜兼行，至郡，將入，遇續於門，謂續曰：「當與君共詣孔府君，有所論。」續不肯入，莛牽逼與俱。坐定，莛謂孔侃曰：「府君何以置賊在坐？」續衣中常置刀，即操刀逼莛，莛叱郡傳教吳曾格殺之。莛因欲誅勰，札不聽，委罪於從兄邵而誅之。莛不歸家省母，遂長驅而去，母狼狽追之。睿以札為吳興太守，莛為太子右衛率。以周氏吳之豪望，故不窮治，撫勰如舊。

詔平東將軍宋哲屯華陰。

成主雄立後任氏。

二月，丙子，以琅邪王睿為丞相、大都督、督中外諸軍事，南陽王保為相國，荀組為太尉、領豫州牧，劉琨為司空、都督並、冀、幽三州諸軍事。琨辭司空不受。

南陽王模之敗也，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，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，寵待甚厚。保將張春疾之，譖安，雲有異志，請除之，保不許；春輒伏刺客以刺安。安被創，馳還隴城，遣使詣保，貢獻不絕。

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，置官屬，食代、常山二郡。猗盧請并州從事雁門莫含於劉琨，琨遣之。含不欲行，琨曰：「以并州單弱，吾之不材，而能自存於胡、羯之間者，代王之力也。吾傾身竭貲，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，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。卿欲為忠臣，奈何惜共事之小誠，而忘徇國之大節乎？往事大王，為之腹心，乃一州之所賴也。」含遂行。猗盧甚重之，常與參大計。

猗盧用法嚴，國人犯法者，或舉部就誅，老幼相攜而行，人問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往就死。」無一人敢逃匿者。

王敦遣陶侃、甘卓等討杜弢，前後數十戰，弢將士多死，乃請降於丞相睿，睿不許。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，自陳昔與詹「共討樂鄉，本同休戚。後在湘中，懼死求生，遂相結聚。倘以舊交之情，為明枉直，使得輸誠盟府，廁列義徒，或北清中原，或西取李雄，以贖前愆，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！」詹為啟呈其書，且言「弢，益州秀才，素有清望，為鄉人所逼。今悔惡歸善，宜命使扶納，以息江、湘之民！」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，赦其反逆之罪，以弢為巴東監軍。弢既受命，諸將猶攻之不已。弢不勝憤怒，遂殺運復反，遣其將杜弘、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，遂陷豫章。三月，周訪擊彥，斬之，弘奔臨賀。

漢大赦，改元建元。

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，太弟乂惡之，以問太傅崔瑋、太保許遐。瑋、遐說乂曰：「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，欲以安眾心耳；其志在晉王久矣，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。今復以晉王為相國，羽儀威重，逾於東宮，萬機之事，無不由之，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，事勢已去；殿下非徒不得立也，朝夕且有不測之危，不如早為之計。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，相國輕佻，正煩一刺客耳。大將軍無日不出，其營可襲而取；餘王並幼，固易奪也。苟殿下有意，二萬精兵指顧可得，鼓行入雲龍門，宿衛之士，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！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。」乂弗從。東宮舍人荀裕告瑋、遐勸乂謀反，漢主聰收瑋、遐於詔獄，假以他事殺之。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，禁乂不聽朝會。乂憂懼不知所為，上表乞為庶人，並除諸子之封，褒美晉王，請以為嗣；抽抑而弗通。

漢青州刺史曹嶷盡得齊、魯間郡縣，自鎮臨菑，有眾十餘萬，臨河置戍。石勒表稱：「嶷有專據東方之志，請討之。」漢主聰恐勒滅嶷，不可複製，弗許。

聰納中護軍靳准二女月光、月華，立月光為上皇后，劉貴妃為左皇后，月華為右皇后。左司隸陳元達極諫，以為：「並立三後，非禮也。」聰不悅，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，外示優崇，實奪其權。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，聰乃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、儀同三司。月光有穢行，元達奏之，聰不得已廢之，月光慚恚自殺，聰恨元達。

夏，四月，大赦。

六月，盜發漢霸、杜二陵及薄太后陵，得金帛甚多，朝廷以用度不足，詔收其餘以實內府。

辛巳，大赦。

漢大司馬曜攻上黨，八月，癸亥，敗劉琨之眾於襄垣。曜欲進攻陽曲，漢主聰遣使謂之曰：「長安未平，宜以為先。」曜乃還屯蒲板。

陶侃與杜弢相攻，弢使王貢出挑戰，侃遙謂之曰：「杜弢為益州小吏，盜用庫錢，父死不奔喪。卿本佳人，何為隨之！天下寧有白頭賊邪？」貢初橫腳馬上，聞侃言，斂容下腳。侃知可動，復遣使諭之，截發為信，貢遂降於侃。弢眾潰，遁走，道死。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，湘州悉平。丞相睿承製赦其所部，進王敦鎮東大將軍，加都督江、揚、荊、湘、交、廣六州諸軍事、江州刺史。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，浸益驕橫。

初，王如之降也，敦從弟棱愛如驍勇，請敦配己麾下。敦曰：「此輩險悍難畜，汝性狷急，不能容養，更成禍端。」棱固請，乃與之。棱置左右，甚加寵遇。如數與敦諸將角射爭鬥，棱杖之，如深以為恥。及敦潛畜異志，棱每諫之。敦怒其異己，密使人激如令殺棱。如因閒宴，請劍舞為歡，棱許之。如舞劍漸前，棱惡而呵之，如直前殺棱。敦聞之，陽驚，亦捕如誅之。

初，朝廷聞張光死，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，監荊、梁、益、寧四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，自武關出。杜曾迎猗於襄陽，為兄子娶猗女，遂聚兵萬人，與猗分據漢、沔。

陶侃既破杜弢，乘勝進擊曾，有輕曾之志。司馬魯恬諫曰：「凡戰，當先料其將。今使君諸將，無及曾者，未易可逼也。」侃不從，進圍曾於石城。曾軍多騎兵，密開門突侃陳，出其後，反擊之，侃兵死者數百人。曾將趨順陽，下馬拜侃，告辭而去。

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，屯宛，曾引兵圍之。崧兵少食盡，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。崧小女灌，年十三，帥勇士數十人，逾城突圍夜出，且戰且前，遂達覽所；又為崧書，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。訪遣子扶帥兵三千，與覽共救崧，曾乃遁去。

曾復致箋於崧，求討丹水賊以自效，崧許之。陶侃遺崧書曰：「杜曾凶狡，所謂『鴟梟食母之物』。此人不死，州土未寧，足下當識吾言！」崧以宛中兵少，藉曾為外援，不從。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，數日，不克而還。

王敦嬖人吳興錢鳳，疾陶侃之功，屢毀之。侃將還江陵，欲詣敦自陳。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：「公入必不出。」侃不從。既至，敦留侃不遣，左轉廣州刺史，以其從弟丞相軍咨祭酒廙為荊州刺史。荊州將吏鄭攀、馬俊等詣敦，上書留侃，敦怒，不許。攀等以侃始滅大賊，而更被黜，眾情憤惋；又以廙忌戾難事，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湨口，西迎杜曾。湨為攀等所襲，奔於江安。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。廙督諸軍討曾，復為曾所敗。敦意攀承侃風旨，被甲持矛將殺侃，出而復還者數四。侃正色曰：「使君雄斷，當裁天下，何此不決乎！」因起如廁。咨議參軍梅陶、長史陳頒言於敦曰：「周訪與侃親姻，如左右手，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！」敦意解，乃設盛饌以餞之，侃便夜發，敦引其子瞻為參軍。

初，交州刺史顧秘卒，州人以秘子壽領州事。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，殺之，碩遂專制交州。王機自以盜據廣州，恐王敦討之，更求交州。會杜弘詣機降，敦欲因機以討碩。乃以降杜弘為機功，轉交州刺史。機至鬱林，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。機不得進，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、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。陶侃至始興，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，不可輕進。侃不聽，直至廣州，諸郡縣皆已迎機矣。杜弘遣使偽降，侃知其謀，進擊弘，破之，遂執劉沈於小桂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，走之。機病死於道，高掘其屍，斬之。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，侃笑曰：「吾威名已著，何事遣兵！但一函紙自定耳。」乃下書諭之。邵懼而走，追獲於始興。杜弘詣王敦降，廣州遂平。

侃在廣州無事，輒朝運百甓於齋外，暮運於齋內。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吾方致力中原，過爾優逸，恐不堪事，故自勞耳。

王敦以杜弘為將，寵任之。

九月，漢主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，策命勒為陝東伯，得專征伐，拜刺史、將軍、守宰，封列候，歲盡集上。

漢大司馬曜寇北地，詔以麴允為大都督、驃騎將軍以御之。冬，十月，以索綝為尚書僕射、都督宮城諸軍事。曜進拔馮翊，太守梁肅奔萬年。曜轉寇上郡，麴允去黃白城，軍於靈武，以兵弱，不敢進。

帝屢徵兵於丞相保，保左右皆曰：「蝮蛇螫手，壯士斷腕。今胡寇方盛，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。」從事中郎裴詵曰：「今蛇已螫頭，頭可斷乎！」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，須諸軍集乃發。麴允欲奉帝往就保，索綝曰：「保得天子，必逞其私志。」乃止。於是自長安以西，不復貢奉朝廷，百官饑乏，采穭以自存。

涼州軍士張冰得璽，文曰「皇帝行璽」，獻於張實，僚屬皆賀。實曰：「是非人臣所得留。」遣使歸於長安。

孝愍皇帝下建興四年（丙子，公元三一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司徒梁芬議追尊吳王晏，右僕射索綝等引魏明帝詔以為不可；乃贈太保，謚曰孝。

漢中常侍王沈、宣懷、中宮僕射郭猗等，皆寵幸用事。漢主聰游宴後宮，或三日不醒，或百日不出；自去冬不視朝，政事一委相國粲，唯殺生、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。沈等多不白，而自以其私意決之，故勳舊或不敘，而奸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。軍旅歲起，將士無錢帛之賞，而後宮之家，賜及僮僕，動至數千萬。沈等車服、第捨逾於諸王，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，皆貪殘為民害。靳准闔宗諂事之。

郭猗與准皆有怨於太弟乂，猗謂相國粲曰：「殿下光文帝之世孫，主上之嫡子，四海莫不屬心，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！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，事成，許以主上為太上皇，大將軍為皇太子，又許衛軍為大單于。三王處不疑之地，並握重兵，以此舉事，無不成者。然二王貪一時之利，不顧父兄，事成之後，主上豈有全理？殿下兄弟，固不待言；東宮、相國、單于，當在武陵兄弟，何肯與人也！今禍期甚迫，宜早圖之。臣屢言於主上，主上篤於友愛，以臣刀鋸之餘，終不之信。願殿下勿洩，密表其狀。殿下倘不信臣，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、衛軍司馬劉惇，假之恩意，許其歸首以

問之，必可知也。」粲許之。猗密謂皮、惇曰：「二王逆狀，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，卿同之乎？」二人驚曰：「無之。」猗曰：「茲事已決，吾憐卿親舊並見族耳！」因歔欷流涕。二人大懼，叩頭求哀。猗曰：「吾為卿計，卿能用之乎？相國問卿，卿但云『有之』；若責卿不先啟，卿即云『臣誠負死罪。然仰惟主上寬仁，殿下敦睦，苟言不見信，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，故不敢言也。』」皮、惇許諾。粲召問之，二人至不同時，而其辭若一，粲以為信然。

勒准復說粲曰：「殿下宜自居東宮，以領相國，使天下早有所繫。今道路之言，皆雲大將軍、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，期以季春；若使太弟得天下，殿下無容足之地矣。」粲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准曰：「人告太弟為變，主上必不信。宜緩東宮之禁，使賓客得往來；太弟雅好待士，必不以此為嫌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。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，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，獄辭既具，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。」粲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。

少府陳休、左衛將軍卜崇，為人清直，素惡沈等，雖在公座，未嘗與語，沈等深疾之。侍中卜干謂休、崇曰：「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，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、陳蕃？」休、崇曰：「吾輩年逾五十，職位已崇，唯欠一死耳！死於忠義，乃為得所；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！去矣卜公，勿復有言！」

二月，漢主聰出臨上秋閣，命收陳休、卜崇及特進綦毋達、太中大夫公彧、尚書王琰、田歆、大司農朱諧並誅之，皆宦官所惡也。卜干泣諫曰：「陛下方側席求賢，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，皆國之忠良，無乃不可乎！藉使休等有罪，陛下不下之有司，暴明其狀，天下何從知之！詔尚在臣所，未敢宣露，願陛下熟思之！」因叩頭流血。王沈叱干曰：「卜侍中欲拒詔乎！」聰拂衣而入，免干為庶人。

太宰河間王易、大將軍勃海王敷、御史大夫陳元達、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：「王沈等矯弄詔旨，欺誣日月，內諂陛下，外佞相國，威權之重，侔於人主，多樹奸黨，毒流海內。知休等忠臣，為國盡節，恐發其奸狀，故巧為誣陷。陛下不察，遽加極刑，痛徹天地，賢愚傷懼。今遺晉未殄，巴、蜀不賓，石勒謀據趙、魏，曹嶷欲王全齊，陛下心腹四支，何處無患！乃復以沈等助亂，誅巫咸，戮扁鵲，臣恐遂成膏盲之疾，後雖救之，不可及已。請免沈等官，付有司治罪。」聰以表示沈等，笑曰：「群兒為元達所引，遂成癡也。」沈等頓首泣曰：「臣等小人，過蒙陛下識拔，得灑掃閨閣；而王公、朝士疾臣等如仇，又深恨陛下。願以臣等膏鼎鑊，則朝廷自然雍穆矣。」聰曰：

「此等狂言常然，卿何足恨乎！」聰問沈等於相國粲，粲盛稱沈等忠清；聰悅，封沈等為列候。

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，聰大怒，手壞其疏。三月，易忿恚而卒。易素忠直，陳元達倚之為援，得盡諫諍。及卒，元達哭之慟，曰：「『人之雲亡，邦國殄悴。』吾既不復能言，安用默默苟生乎！」歸而自殺。

初，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，欲以為嗣，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，而黜其母。六修有駿馬，日行五百里，猗盧奪之，以與比延。六修來朝，猗盧使拜比延，六修不從。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，使人導從出遊。六修望見，以為猗盧，伏謁路左；至，乃比延，六修慚怒而去。猗盧召之不至，大怒，帥眾討之，為六修所敗。猗盧微服逃民間，有賤婦人識之，遂為六修所弒。拓跋普根先守外境，聞難來赴，攻六修，滅之。

普根代立，國中大亂，新舊猜嫌，迭相誅滅。左將軍衛雄、信義將軍箕澹，久佐猗盧，為眾所附，謀歸劉琨，乃言於眾曰：「聞舊人忌新人悍戰，欲盡殺之，將奈何？」晉人及烏桓皆驚懼，曰：「死生隨二將軍！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、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。琨大喜，親詣平城撫納之，琨兵由是復振。

夏，四月，普根卒。其子始生，普根母惟氏立之。

張實下令：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，賞以布帛羊米。賊曹佐高昌隗瑾曰：「今明公為政，事無鉅細，皆自決之，或興師發令，府朝不知；萬一違失，謗無所分。群下畏威，受成而已。如此，雖賞之千金，終不敢言也。謂宜少損聰明，凡百政事，皆延訪群下，使各盡所懷，然後采而行之，則嘉言自至，何必賞也！」實悅，從之，增瑾位三等。實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，且送諸郡貢計。詔拜實都督陝西諸軍事，以實弟茂為秦州刺史。

石勒使石虎攻劉演於廩丘，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；虎拔廩丘，演奔文鴦軍，虎獲演弟啟以歸。

寧州刺史王遜，嚴猛喜誅殺。五月，平夷太守雷炤、平樂太守董霸帥三千餘家叛，降於成。

六月，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秋，七月，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。曜繞城縱火，煙起蔽天，使反間紿允曰：「郡城已陷，往無及也！」眾懼而潰。曜追敗允於磻石谷，允奔還靈武，曜遂取北地。

允性仁厚，無威斷，喜以爵位悅人。新平太守竺恢、始平太守楊像、扶風太守竺爽、安定太守焦嵩，皆領征、鎮，杖節，加侍中、常侍；村塢主帥，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；然恩不及下，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。關中危亂，允告急於焦嵩；嵩素侮允，曰：「須允困，當救之。」

曜進至涇陽，渭北諸城悉潰。曜獲建威將軍魯充、散騎常侍梁緯、少府皇甫陽。曜素聞充賢，募生致之，既見，賜之酒曰：「吾得子，天下不足定也！」充曰：「身為晉將，國家喪敗，不敢求生。若蒙公恩，速死為幸。」曜曰：「義士也。」賜之劍，令自殺。梁緯妻辛氏，美色，曜召見，將妻之，辛氏大哭曰：「妾夫已死，義不獨生，且一婦人而事二夫，明公又安用之！」曜曰：「貞女也。」亦聽自殺，皆以禮葬之。

漢主聰立故張後侍婢樊氏為上皇后，三後之外，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。嬖寵用事，刑賞紊亂。大將軍敷數涕泣切諫，聰怒曰：「汝欲乃公速死邪，何以朝夕生來哭人！」敷憂憤，發病卒。

河東平陽大蝗，民流殍者什五六。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并州，招納流民，民歸之者二十萬戶。聰遣使讓勒，勒不受命，潛與曹嶷相結。

八月，漢大司馬曜逼長安。

九月，漢主宴群臣於光極殿，引見太弟乂。乂容貌憔悴，鬢髮蒼然，涕泣陳謝，聰亦為之慟哭；乃縱酒極歡，待之如初。

焦嵩、竺恢、宋哲皆引兵救長安，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、馮翊、弘農、上洛四郡兵，屯霸上，皆畏漢兵強，不敢進。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，擊漢大司馬曜於靈台，破之。崧恐國威復振則麴、索勢盛，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，遂還槐裡。

曜攻陷長安外城，麴允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。內外斷絕，城中饑甚，米斗直金二兩，人相食，死者太半，亡逃不可制，唯涼州義眾千人，守死不移。太倉有麴數十餅，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，既而亦盡。冬，十一月，帝泣謂允曰：「今窮厄如此，外無救援，當忍恥出降，以活士民。」因歎曰：「誤我事者，麴、索二公也！」使侍中宗敞送降箋於曜。索綝潛留敞，使其子說曜曰：「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，未易克也，若許綝以車騎、儀同、萬戶郡公者，請以城降。」曜斬而送之，曰：「帝王之師，以義行也。孤將兵十五年，未嘗以詭計敗人，必窮兵極勢，然後取之。今索綝所言如此，天下之惡一也，輒相為戮之。若兵食審未盡者，便可勉強固守；如其糧竭兵微，亦宜早寤天命。」

甲午，宗敞至曜營；乙未，帝乘羊車，肉袒、銜璧、輿櫬出東門降。群臣號泣，攀車執帝手，帝亦悲不自勝。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：「吾智不能謀，勇不能死，何忍君臣相隨，北面事賊虜乎！」乃自殺。曜焚櫬受璧，使宗敞奉帝還宮。丁酉，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；辛丑，送至平陽。壬寅，漢主聰臨光極殿，帝稽首於前。麴允伏地慟哭，扶不能起。聰怒，囚之，允自殺。聰以帝為光祿大夫，封懷安候。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、大都督、督陝西諸軍事、太宰，封秦王。大赦，改元麟嘉。以麴允忠烈，贈車騎將軍，謚節愍候。以索綝不忠，斬於都市。尚書梁允、侍中梁浚等及諸郡守皆為曜所殺，華輯奔南山。

干寶論曰：「昔高祖宣皇帝，以雄才碩量，應時而起，性深阻有若城府，而能寬綽以容納；行數術以御物，而知人善采拔。於是百姓與能，大象始構。世宗承基，太祖繼業，鹹黜異圖，用融前烈。至於世祖，遂享皇極，仁以厚下，儉以足用，和而不弛，寬而能斷，掩唐、虞之舊域，班正朔於八荒，於時有「天下無窮人」之諺，雖太平未洽，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。

武皇既崩，山陵未干而變難繼起。宗子無維城之助，師尹無具瞻之貴，朝為伊、周，夕成桀、跖；國政迭移於亂人，禁兵外散於四方，方岳無鈞石之鎮，關門無結草之固。戎、羯稱制，二帝失尊，何哉？樹立失權，托付非才，四維不張，而苟且之政多也。

夫基廣則難傾，根深則難拔，理節則不亂，膠結則不遷。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，用此道也。周自后稷愛民，十六王而武始君之，其積基樹本，如此其固。今晉之興也，其創基立本，固異於先代矣。加以朝寡純德之人，鄉乏不二之老，風俗淫僻，恥尚失所。學者以莊、老為宗而黜《六經》，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，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，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，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。是以劉頌屢言治道，傅

鹹每糾邪正，皆謂之俗吏；其倚杖虛曠，依阿無心者，皆名重海內。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，仲山甫夙夜匪懈者，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！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，情慝奔於貨欲之塗，選者為人擇官，官者為身擇利，世族貴戚之子弟，陵邁超越，不拘資次。悠悠風塵，皆奔競之士；列官千百，無讓賢之舉。子真著《崇讓》而莫之省，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。其婦女不知女工，任情而動，有逆於舅姑，有殺戮妾媵，父兄弗之罪也，天下莫之非也。禮法刑政，於此大壞。「國之將亡，本必先顛，」其此之謂乎！

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，察庾純、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，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，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，覽傅玄、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，核傅鹹之奏、《錢神》之論而睹寵賂之彰。民風國勢，既已如此，雖以中庸之才、守文之主治之，猶懼致亂，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！懷帝承亂得位，羈以強臣；愍帝奔播之後，徒守虛名。天下之勢既去，非命世之雄才，不能復取之矣！

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坫城，據請救於劉琨。琨新得拓跋猗盧之眾，欲因其銳氣以討勒。箕澹、衛雄諫曰：「此雖晉民，久淪異域，未習明公之恩信，恐其難用。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谷，外抄胡賊之牛羊，閉關守險，務農息兵，待其服化感義，然後用之，則功無不濟矣！」琨不從，悉發其眾，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，琨屯廣牧，為之聲援。

石勒聞澹至，將逆擊之。或曰：「澹士馬精強，其鋒不可當，不若且引兵避之，深溝高壘，以挫其銳，必獲萬全。」勒曰：「澹兵雖眾，遠來疲弊，號令不從，何精強之有！今寇敵垂至，何可捨去！大軍一動，豈易中還！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，顧逃潰不暇，焉得深溝高壘乎！此自亡之道也。」立斬言者。以孔萇為前鋒都督，令三軍：「後出者斬！」勒據險要，設疑兵於山上，前設二伏，出輕騎與澹戰，陽為不勝而走。澹縱兵追之，入伏中。勒前後夾擊澹軍，大破之，獲鎧馬萬計。澹、雄帥騎千餘奔代郡，韓據棄城走，並土震駭。

十二月，乙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。劉琨進退失據，不知所為，段匹磾遣信邀之，己未，琨帥眾從飛狐奔薊。匹磾見琨，甚相親重，與之結婚，約為兄弟。勒徙陽曲、樂平民於襄國，置守宰而還。

孔萇攻箕澹於代郡，殺之。

萇等攻賊帥馬嚴、馮□者，久而不克，司、冀、並、兗流民數萬戶在遼西，迭相招引，民不安業。勒問計於濮陽侯張賓，賓曰：「嚴、□者本非公之深仇，流民皆有戀本之志，今班師振旅，選良牧守使招懷之，則幽、冀之寇可不日而清，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。」勒乃召萇等歸，以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，兼高陽太守。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，多叛嚴歸之，嚴懼而出走，赴水死。馮□者帥其眾降。回徙居易京，流民歸之者相繼於道。勒喜，封回為弋陽子，增張賓邑千戶，進位前將軍；賓固辭不受。

丞相睿聞長安不守，出師露次，躬擐甲冑，移檄四方，刻日北征。以漕運稽期，丙寅，斬督運令史淳於伯。刑者以刀拭柱，血逆流上，至柱末二丈餘而下，觀者鹹以為冤。丞相司直劉隗上言：「伯罪不至死，請免從事中郎周莚等官。」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，請解職。睿曰：「政刑失中，皆吾暗塞所致。」一無所問。

隗性剛訐，當時名士多被彈劾，睿率皆容貸，由是眾怨皆歸之。南中郎將王含，敦之兄也，以族強位顯，驕傲自恣，一請參佐及守長至二十許人，多非其才；隗劾奏含，文致甚苦，事雖被寢，而王氏深忌疾之。

丞相睿以邵續為冀州刺史。續女婿廣平劉遐聚眾河、濟之間，睿以遐為平原內史。

托跋普根之子又卒，國人立其從父鬱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